

瑶茶奇缘

□ 梁晓阳

1

天鹅绒一样的白雾笼盖着紫竹遍地的垭口时，我跟跣地追上了罗李英，伸手拨了一把飘到眼前的雾气，几乎用乞求的语气对她说：“我们歇一会儿吧。”她不说话，朝一棵杂树走去，又与我拉开了距离，最终在树下站定，开始轻轻地喘气。

两个小时前，罗李英作为拉沟乡政府给我们采风小组安排的向导，带领我们一行五人从山脚起步。“你们去公敢山上啊，山高路远，上面食物短缺，要靠无人机运送，你们一路上要听向导罗李英的话，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等候，可联系我们。待会儿我们会安排好食物运输，保证你们有饭吃！”乡党委的女宣委说。

就要走进崎岖小路的时候，一根一人高、比拇指稍粗的竹子伸到了我面前，一个女声说：“你书生一个，拿着吧。”我却摆手：“不用。”她却固执地举着：“听我话，这是一根竹节钢鞭，待会儿有用。”我想再次拒绝，却鬼使神差地接了下来。

上山前他们说公敢寨不比普通的山寨好爬，羊肠道路，如果自感身体不行，可以放弃。其实早有预兆，出发前，在山脚，无人机为我们运送吃的食物。我问：“要运到哪里？”罗李英说：“你看那边，白雾缭绕的地方。”我顺着她指的地方看去，几座指尖一样挺拔的山峰，被一圈圈像“Z”状的云雾缠绕着。

山上偶尔见到盛开的樱花、香樟树花、金银花，让山色显得绚烂。穿越数条水渍横溢、山蕉掩映的狭小岸道，再沿着林荫路走上松针遍布的山径后，人员分配就开始了，有人商量退出跋涉，有人坐在路边休息，说是等候我和罗李英原路返回。而我呢，其实也已经腰酸腿软，气喘吁吁，手上这根竹拐杖的作用更明显了，每次它伸出去，都传递给我一种支援的力量。

“好吧，休息几分钟。”罗李英一边说，一边坐在了那株杂树下。

“你要帮我们的公敢瑶茶宣传宣传。”她撩了一把额前有点湿漉漉的头发，两道灿亮的眼光望着我说。

“那肯定啊，要不我来你这儿干什么？”我望着她说，“我来采风，就是想发现你们这儿的美，还有特产，然后宣传宣传你们。”

她昂首瞄了我一眼，露出柔顺的眼波。我刚站起，突然，感到胃疼得厉害，我才想起，肯定是因为早餐时贪吃了两瓶冻奶。我一歪倒在了土路上。

罗李英说：“不妨事，我们公敢瑶茶可以健身，到了山上喝了我们的茶，你的胃疼肯定就好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捂着肚子直不起来。

“还能咋的？我背你呗。”罗李英乜了我一眼，嗔道。

“不用你背，幸得你给了我这根竹节钢鞭。”我扬了扬手中的竹棍。再次起步时，她搀了我起来，我靠在她软绵绵的臂上，心里一阵感动。一缕好闻的仿佛金银花发出的体香流进我的鼻孔。

大雾漫山，能见度不到十米。

罗李英说：“我也有过文学梦呢，读高中时我曾经看过《百年孤独》。我在山竹林里胡思乱想，我想写我们山上一个传说，为此还写了一段这样的开头：多年以后，面对站在双膝之间询问自己父亲的五岁儿子，香桃还会想起丈夫公敢走进白雾漫天的云雾山的那个早晨……”

“香桃？她是谁？”我连忙问道。她头一仰甩了一下长发，不经意间瞥了我一眼，开始讲述“香桃的故事”。

2

康熙三十五年春，云雾山的风似乎还没苏醒，太阳却早起来干活了，给上山的人火辣辣的鞭策和鼓励。

两小时前，十九岁的瑶族姑娘黄香桃作为鹿寨县衙安排的向导，带着柳州秀才公敢从山脚起步，直上高山瑶寨采风。

到半山腰，太阳却像一个耍奸弄滑的小伙，眯溜一声不见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白雾，刹那间笼罩了山岭。风也突然强劲起来，一阵浓雾漫过了他们的前方，很快对方的面孔也糊上了一层流荡的雾影。公敢正想起步攀登，却突然感到胃疼得厉害，他想用双手撑起身体，却失去了平衡，一歪倒在了土路上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香桃急忙扶着他的肩膀，想把他拉起来。

“胃疼，胃疼。”公敢额头冒出了几滴汗珠，说道，“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在乡上吃早饭时，我喝了两碗油茶，因为姜放多了太辣，我又喝了生水，我本来就有胃病，长期熬夜读书造成的。”

香桃说：“我们山上的瑶茶可以健身，到山上喝了茶，你的胃疼肯定就好了。”

公敢有些吃力地想坐起，香桃扶着他肩膀出了一把力，他坐起来了。一阵吭哧吭哧的努力之后，他就伏在了她软绵绵热乎乎的背后。白雾像漂浮的厚棉被覆盖着他们。

公敢竟然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被轻放在地上。醒来抬头一



▲云雾山上瑶茶人家的临时住所——罗李英母亲在削竹笋。

梁晓阳 供图

望，眼前已经是一间土墙房子和几间竹棚组成的村子，几条晾衣绳上挂着衣裳，门前屋后尽是青得发黛的茶林。原来已到寨上了。

一位穿着瑶族服装脸庞白暂透红的妹子坐在十几米外一处草坪上，在摘着手中的山竹笋，地上一只小筐里，是已经摘好的露出白嫩肌肤的竹笋。

“大妹子好！”他忍着胃疼，招手朝她喊。那大妹子抬起头，朝他笑了一下。他更高兴了，觉得胃疼好了几分，忍不住又喊：“大妹子这么勤劳啊？”

“大什么大，妹什么妹？她是我妈！”突然，背后响起一声娇叱。他转头，看见香桃，瞬间结结巴巴道：“她——她——是你妈？”

“不是我妈是你妈啊？”她急遽地又转怒为笑道：“你呀，老人都看不出来。”

“呀，死妹子，你说我老了？”那边的“大妹子”突然接口。

“你再不老，人家就追你这个大妹子了！”香桃转头嗔怪公敢。

“能怪我吗？还不是你爸整天叫我喝这个茶，说是越喝越年轻，越喝越大妹子，这不，这个小伙子都鉴定了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寨上响起了一阵笑声。

这地方的好茶，全依赖云雾，尤其是云雾山上的仙茶，一到晚上就被雾罩着，太阳出来才散去。

第二天吃饭的时候，香桃的阿爸告诉公敢一个“秘密”：“瑶茶之所以神奇，是因为云雾山上有‘仙茶’。”“‘仙茶’？”他饶有兴致地问，“难道喝了能成仙？”

“不是，是传说很久以前山上就有那些茶树了，千万年没有枯死，十年才出一次茶叶，谁采到了，就能治百病。”

“太神奇了！”公敢感叹，“冲着能治好我的胃疼这点，我就相信山上有‘仙茶’。”

那天早晨，在竹枝围成的房里，公敢深情地说：“香桃，我跟你说不个事情。我要上云雾山找到你阿爸说的‘仙茶’。”可是昨天，香桃已经答应几个采茶姐妹，一起去拉沟乡茶厂洽谈茶叶销售事宜。

“等我回来再一起去嘛。”香桃把他的脖子扳下来，吻他额头。公敢也亲了一下香桃的脸蛋，闻了闻她身上的金银花的香味，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一定要去云雾山，只要有了仙茶，我就有了写歌的灵感，完成县令的吩咐了。”

日头还没有出来，香桃将公敢送到屋头那棵高出竹棚子两倍的鸡爪莲树下，说：“到了云雾山看了仙茶你就回来，我可等着你回来。”他

走进浓浓的白雾之中，她也沿着山路下了云雾山。

那天，到了日头滑下云雾山，公敢也没有回来。第二天，日头还没出来，香桃就疯狂地往云雾山上跑，钻进了山上的云雾里，可是大雾漫山，啥也看不见，她喊：“公敢——”除了山谷回响，啥也听不到。那天晚上，香桃坐在竹棚房里无眠，反复地唱着一首瑶歌：大雾遮挡住了云雾山，神仙也拦不住人想人，宁叫玉皇大帝江山乱，万不能叫我们关系断……

一晃过了十八年。瑶民们将云雾山改名为公敢山，山上采来的经过炒制后的茶叶，就命名为公敢瑶茶。

康熙五十四年，香桃的儿子已经考上了县里的秀才，那自然也是公敢的儿子。香桃在儿子考上举人的第二年，一个春天的早晨，她也像十九年前的公敢一样，走进了云雾山，再也没有回来……

3

罗李英说完故事后，沉寂了好一会儿。直到山林里传来了山鸡的叫声：“咯咯咯咯——”

“还是上山就听到的那只，一定是母的，跟着我来了。”我故意逗笑道。

“我猜也是跟踪你，要不她怎么这么赖皮。”罗李英也笑道。

她扶住我，脚步声却变得沉重起来，发出“叱咤叱咤”的声音。我突然一阵内疚，觉得我太不像个男人了。到了溪流边，突然，我听到她说了一句什么，似乎是对我提出了什么要求。可是水声琤琮，我听不清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把嘴巴凑到她的耳边喊。

“我说，你要帮公敢完成宣传我们瑶茶的任务！”她喊。我听清楚了，不知为什么心里升起一股悲壮。

“放心吧，我保证帮他完成！”我也喊了一声。我似乎听到了山间四面响起的回应。

一架无人机飞过我们头顶，我知道，那是吊我们吃的东西上来了。

拐了一个大弯，向左转，只见眼前是一间土墙房子和几间竹棚组成的村子，门前屋后尽是青得发黛的茶林，树尖上，一丛丛一排排的鹅黄茶尖喷涌而出，一种春日漫芳的景象蓬勃盛开。

无人机停在草地上，两个瑶族男人正在慢吞吞地解开无人机上的包裹。罗李英喘着粗气，却是轻轻地扶我到竹棚前的台阶边，我刚好坐在了竹棚前的石阶上。

一间土房子的外墙上，挂着一块明显经过裱装好的书法，黄色底景上书写四个黑色的字：公敢瑶茶。

轮到我喝茶了。透明像琥珀的茶汤，闻起来有一种人参的味道。罗李英不停地烧水，泡茶，一把又一把茶叶从竹筐里拿出来，放进那只古铜茶炉里，烧开的茶水“咕嘟咕嘟”响，人参的味道一直在竹棚子里荡漾。我喝了整整一下午的茶，到了夕阳落在云雾山下时候，我的胃疼果真就好了。

“简直是神茶，仙茶，我真该为你们宣传出去。”我习惯性地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感受，并且采访了罗李英的妈妈。

我问：“阿姨，你真的是常年喝瑶茶啊？”

“是啊，我一天喝两次，一次两大碗，喝着喝着，大家都说我皮肤好了，皱纹也不见了，我也几乎没有过感冒。”她笑咪咪地说。

寨子只有八户人家，分别姓罗，姓庞，姓邓，还有跟黄香桃一样的黄姓，都是瑶族。经过罗李英的联系，每户人家采茶后都将生茶卖给拉沟乡茶厂，收入最多的黄姓人家一年超两万元，最少也有七八千块。五年前的一个春日，罗李英的丈夫和妹妹都去东莞了，丈夫帮妹妹的厂子看机器，只有自己还留在山上和母亲一起年年采茶卖茶。

我在罗李英的房里，看到了那本已经翻得残缺的《百年孤独》，一个发黄本子上写的那段模仿马尔克斯的话：“多年以后，面对站在双膝之间询问自己父亲的五岁儿子，香桃还会想起丈夫公敢走进白雾漫天的云雾山的那个早晨……”

走出房子，我站在屋头那棵鸡爪莲树下，罗李英说，人吃了鸡爪莲的果子就会像鸡爪一样紧紧抓住对方的心。我想象着五年前的那个春日，罗李英的丈夫从树下出发，走出白雾缭绕的山峰，坐上开往广东的班车的情景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就永远地抓住了罗李英的心。

我站了很久。夕阳西下，茶树由青涩变成黛色。最后，整个山岭也笼罩在天鹅绒一般的白雾里了。

听到脚步声，我缓缓地转头，罗李英轻盈走来，那是个高挑丰腴的身子。我也闻到了一缕茶香，穿透天鹅绒徐徐地飘进我的鼻孔。

【作者简介】梁晓阳，广西北流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广西作协理事，玉林市作协主席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出塞书》、长篇散文《吉尔朗河两岸》、散文集《文学中年》等多部作品。曾获冰心散文奖、首届三毛散文奖。



▲本文作者（前）与罗李英在云雾山寨上用餐。

梁晓阳 供图